

惊 艳 绝 刀

台湾

卧龙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惊 艳 绝 刀

(上)

[台湾] 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惊 艳 绝 刀

JING YAN JUE DAO

卧龙生(台湾)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3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605—083—3/I·45

定价(全三册) 16.80 元



作者卧龙生与本书大陆版权代理张小侠夫妇在一起

内 容 提 要

过于平静的武林突起一场令人震惊的腥风血雨。

霎时间，煞星淫笑；神捕显威；三人四刀，惊神泣鬼……

女魔头妖言祸众，欲施淫威慑服武林正义之士，初涉江湖的少侠周颖为平息这场邪恶之火，入狱探情，力闯美人关，同女侠钟丽梅双修阴阳神功……

塞外鏖战，大兵压境，女魔头暗中作梗，情侣相伴同行，却难逃开魔爪的阴影。

不得已的邂逅，不得已的“衷情”。真相大白，却落的痴情余恨，红颜薄命。

血浸的武林、血溅的沙红、血染的奇情、犹捧血书，欲罢不能……

目 录

- | | | |
|--------|------------|-------|
| 一、初显神威 | 夜探佳人 | (001) |
| 二、少侠蒙冤 | 丽人怀旧 | (020) |
| 三、群雄入狱 | 芳心欲碎 | (054) |
| 四、神捕诈死 | 狱中捉奸 | (080) |
| 五、义女救父 | 淫妇献谄 | (115) |
| 六、八仙闯关 | 佳丽一人 | (145) |
| 七、少侠激退 | 艳娘受屈 | (177) |
| 八、尔虞我诈 | 群雄落难 | (205) |
| 九、千金娇羞 | 群侠腼腆 | (226) |
| 十、妖姑淫笑 | 三人四刀 | (251) |

十一、浴血大漠	奸情并出	(268)
十二、淫魔初现	血战王府	(304)
一三、魂系大漠	殊除淫魔	(328)
一四、妖女祸众	少侠命危	(359)
一五、赤身潜研	情衷不乱	(391)
一六、羞处密室	风铃招殃	(417)
一七、巧逢异地	大功初成	(440)
一八、侠娇同心	群魔遭殃	(465)
一九、裸女赤男	浓情初绽	(490)
廿二、灵仙赌输	淫魔暗遁	(517)
廿一、双绝一刀	惊神泣鬼	(540)
廿二、小侠负心	芳心乍惊	(562)
廿三、丽人出逃	小侠弄鬼	(591)
廿四、缚手自茧	淫魔现形	(623)

一七 巧逢异地 大功初成

地板上每隔一尺便划了一个脚印子，分成红、白两种色。

周颖走的是白色，钟丽梅则是红色。

前后各有二十一步数。

“全部记熟了？”钟丽梅问着。

他们已经站在灯下看着照踏有半个时辰之久。

“可以了！”周颖点了点头，弹指将壁上、桌上的火烛一灭，边道：“这‘行脚四方’别看它前进后退只有二十一步，若非双方配合巧妙，还真不容易领悟其中真髓……”

黑暗中钟丽梅边脱下衣袍，边答道：“是的，‘行脚四方’在身边游走，‘力化六道’则是拳势机妙，希望能早些领悟这其中妙绝处才好。”

周颖自个儿点了点头，答道：“方才我们只能练‘行脚四方’，不知和‘力化六道’手上运势配合起来如何？”

他沉沉吸一口气进入丹田，问道：“可以了吗？”

“是！”

钟丽梅在另一端出声道：“一步跨天…”

随着喝声，周颖亦同时跨出第一步，同时双掌在一股气的烘托下飘浮升起。

刹那，自己双掌推涌而出的真气和对面钟丽梅的掌上真气相荡。本来两股真气相激相抗，妙的是双双步子往前变化，那两股真气立刻产生了微妙的反应。

周颖身心如一，几个呼息下来已经走跨了十六步，这时全身的感受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之中。

那是一股从体内引发出来的力量，像是无穷的生命力给激发出来似的。

周颖跨出第十七步，全身恍如进入一片气海之中，整个感觉有似半浮在空中般。

另外那端的钟大小姐也似属于一片气海之中。

钟丽梅跨步向前，连跨十八、十九两步，猛觉得背后好大一股推力涌至，几乎是无法自持。

她勉强将真气沉于双足，偏身往第二十步跨下，蓦地整个屋子的地板恍如泻倾出大地气机似的往上冲。

强悍不可抗御的真气透过双足掌贯穿于体内。

钟丽梅可以清楚的听到自己背脊骨一串“格格”的响声在承受未预料到的这股巨大真气。

周颖可也不轻松。

从双脚掌下涌出来的真气有如铜槌敲打着每一根神经，只不过是弹指而已，竟也是全身大汗淋漓。

更令他惊骇的，是丹田守住的那股真元聚之不凝。

周颖在这节骨眼上也只有赌了，半个旋身往左跨下了最后一步，双掌挥动间也应接了钟丽梅的最后一式。

奇妙难测的事，那大地之气便在此时透过两人的手有如拉绳似的把他们往中间靠近，压根儿来不及反应，双双已是搂抱一起。

这下周颖触着了佳人细嫩腻滑的皮肤，鼻息是人家淡逸有无的幽香，那种神秘而诱人的情景如果没有“正常”的反应，那真的不是“男人”。

周颖是“男人”，但是却是一个不平凡的男人。

他沉猛吸了一口气暴退，到了四尺外咳了两声后才道：“钟姑娘，你的情况怎样？”

一阵子沉默后，钟大美人才轻细极了的声音回道：“差不多领悟了其中变化巧妙之处。”

周颖干笑了一声，道：“那……我们穿了衣物点上灯再相互讨论一番吧！”

这句话真有点画蛇添足，两个人本来就在摸自己的衣服在穿着，室内陷人了一片沉寂中，只剩得穿衣时偶而的风响。

“好了吗？”周颖扎绑了腰带问道。

“好了”钟丽梅在回答间已是弹指用火折子点燃了桌上的烛灯。

微晕一展，是两张通红的脸颊。

“呃！方才你的感受如何？”周大公子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咳了两声问道：“似乎是有点出乎意料。”

“是！”钟大美人羞红着脸，低垂了下去道：“到了十六步以后整个大地气机宛如汹涌的浪潮般贯穿身躯，几乎无法自持。”

周颖点了点头，沉吟道：“在我们这门大自在心观无

上波罗密神功中有一种静坐心法‘坐断乾坤’……”

他看了钟丽梅在用心听着，一笑接道：“也就是心颂大自在王佛的佛号，将身心和天地合为一体。”

钟丽梅点头应道：“然后呢？”

“最高的成就便是达到大地之气通于全身，而意念所至与天干真气相应。”

“这么说和方才我们的练功……”

“是相通之理！”周颖双眸一亮，道：“只不过一从静中走，一由动中练。”

钟丽梅轻轻一叹，感慨道：“本门武学博大精深，穷你我之力不过是略触皮毛而已！”

“哈哈，何必如此自丧志气？”周颖朗声道：“家师曾说，本门有五大皈依，正是佛法、僧、师、自信、自信心起，何不能成？”

“周公子说得是！”钟丽梅施了一礼，轻笑道：“公子这等风范正是小女子需要多多学习之处！”

人家钟大美人这厢一有礼了，反倒使周颖不安，尴尬尴尬笑了两声，也不知怎的回话好。这时，门口有人在外头轻敲。

“周公子，小姐，你们好了吗？”是翠翠在问。

“好了，进来吧！”钟丽梅回着，倒是有点讶异，不但是翠翠，连武扯东也来了。

“怎么回事？”周颖可皱起了眉头在问：“难不成你进去祝长帐屋子里的事被他发现了？”

武扯东苦笑一声，瞅了周颖一眼，道：“你猜得真准！”

“那好!”周颖苦笑道:“看来他是来过了?”

“是啊!”武扯东看了翠翠一眼,颓然的坐下道:“你说吧!”

翠翠楞了一下,耸了耸肩道:“事情很简单,那个祝长帐找来了,而且向他要另外一个木风铃!”

周颖这回可楞了一下,讶道:“另外一个木风铃?在你的身上?”

武扯东苦笑地点了点头,长叹道:“同样是木风铃的传人,想不到武功却差了那么多!”

翠翠可愤愤不平地接口道:“更令人生气的,是祝长帐那家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武扯东身上下毒,逼他非交出来不可!”

钟丽梅妙眸一闪,问道:“难道木风铃里有秘密?非逼他用这种手段来得到不可?”

武扯东一叹,便将方才的事全说了个前后明白。

周颖可大大地皱起了一双眉,瞅着武扯东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不是我打算怎么办!”武扯东笑了笑,反问道:“而是你打算怎么办?”

“我?”周颖苦起了脸,这真是伤脑筋的事。

本来,武扯东出了事自己一定也不好过。

“第一件事当然先解你身上的毒了!”周颖看了钟丽梅一眼,道:“这就由你们两个女人负责了!”

钟丽梅看了一眼武扯东颈子上那孔血洞,点头道:“这点毒以大自在心观无相波罗密神功应该可以解得了。”

“另外一件事……”周颖耸了耸肩，道：“祝长帐那边只好由哥哥我出马啦！”

“那是最好不过了！”武扯东愉快的在道：“交了你这个朋友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 × ×

在风雪夜里，来敲门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朋友。

一种是敌人。

祝长帐立刻认定外头的那个人不是朋友。

因为，他的朋友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进屋子。

“进来！”祝长帐拨弄着炉火，淡淡道：“如果你有脚的话！”

周颖当然有脚，而且是挺有力的一双。

他大刺刺的坐在祝长帐的对面，开口就是：“酒！他奶奶的，这种鬼捞子天气没有酒行吗？”

祝长帐右手一伸一缩一放，桌上便多了一对酒瓶。

看容量，少说也有半斗之多。

“好！”周颖连碗也不用了，便是“咕嚕”的大大口，然后用力“砰”的放下酒瓶，长长嘘出一口气来。

祝长帐眼皮子也不动一下，淡淡道：“有事？”

废话，这种天气可不像是找人喝酒嗑门牙的时候。

“我想要张三丰的木风铃！”周颖一开口可就直接了，道：“不是你随便乱摆的那个假的。嘿嘿，我要的是真出自太史子瑜手中的那个！”

祝长帐双眉一挑，倒沉得住气。

“哈哈，来路不明的家伙！”祝长帐双眸一闪，冷然道：“阁下就是近来轰动关外的周颖？”

“正是！”

“很好！”

“好？那就好了！”周大公子一笑，伸出右手张开五指，道：“哪，拿来吧！”

祝长帐的眼珠子闪烁了几下，终于爆笑出声。

“原来如此！”他大笑道：“武扯东那老家伙收藏了你！”

“是吗？大概吧！”周颖说的语气可莫测高深，故意让祝长帐自个儿疑惑了起来。

“我只能说你比较倒楣，去找那老家伙时被我撞见！”周颖嘿嘿嘻嘻地笑道：“只要摆平你，他一定不是问题！”

听语气，越叫人相信周颖和武扯东没关系了。

“你要木风铃有什么用？”祝长帐的双眉闪着。

“嘿嘿，别人不知道我可清楚了！”周颖往前探了探身，伸手抓起酒瓶子又是大大一口。

他这么的慢条斯理可惹得祝长帐有些焦急怒火。

“镇定点！”周颖挑准了时机，嘿嘿笑道：“你怕这秘密也叫别人发现了？哈哈，那三只木风铃上压根儿没有什么狗屁武功心法……”

祝长帐猛的立起，双目一睁，冷笑道：“你还想说什么？”

“因为你就是段香姑藏身在这里的棋子！”周颖哈哈

大笑道：“你可演了一出好看的戏！”

祝长帐的双眉冷然结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流露了那里，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

“第一，死的都是客来赌坊钟万能的人！”周颖嘿嘿两声，道：“第二，费颠倒怎么可能每次都逃得了？”

周大公子一笑，接道：“第三，是谁放的暗器杀了曲宜？嘿嘿，除了费颠倒就在他身后做得到以外，风雪天以那暗器的重量根本不可能在三尺外射得到！”

祝长帐冷沉沉地道：“你知道费颠倒的身份了？”

“当然！周颖肯定的道：“一个人易过容后他的习惯还是不会变的。嘿，郑统的暗器不愧名列前五！”

祝长帐冷沉沉地挑眉道：“你聪明，我去找武扯东你立刻想到我已经有八九分把握你躲在他那儿！”

“所以你对他下毒逼得我出面！”周颖耸了耸肩，笑着接道：“好啦！哥哥现在来了！”祝长帐眯起了双眼，在瞳子里闪过一丝又一丝的光芒，片刻之后终于出口一句：“走！”

× × ×

这是在深山内的一处谷地，并不太宽敞，约莫是半里方圆而已。

但是，谁都知道这一处地方已够两名高手生死相搏。

谷地在两道山壁的狭缝后面，若非祝长帐用斧头劈开了垂冰，还真不会叫人发现。

“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祝长帐脸上的表情有一丝骄傲，道：“嘿嘿，比起武扯东家里要隐秘安全得多！”

周颖看他一眼，淡淡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赢了我，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祝长帐沉沉一笑，嘿道：“万一你输了，这地方也是你的！”

周颖可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输了，这儿就是他长眠葬身之处，如果祝长帐不说出去，说不得一百年后也没有人发现。

“下这种赌注不觉得有点冒险？”周颖挑眉一笑道：“特别是提供了这个地方好像背叛段香姑？”

他看向谷地的另外一端，有三间木造的屋子。

“不错，屋子里存放了半年的粮食可以供两个人食用！”祝长帐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本人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跟中原名侠高手一较长短……”

他顿一顿，冷嘿道：“我赢了，提你的首级去见段香姑，败了只有一条路——死。哈哈哈，死人那有在乎背叛？”

这是背水一战。

周颖不由得警惕了几分。

祝长帐正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将自己陷于不赢则死的觉悟中，如此，激越出来的力量必然将潜能全数发挥。

周颖长长吸了一口气入丹田，但觉得一双足掌若踏若离的半浮在地面，几乎是用脚尖点着。

他自己都有点吃惊什么时候有了这等奇妙的境界？

心中念头一转便想到了和钟丽梅苦参的“行脚四



方”，他长笑一声，对祝长帐张嘴道：“请出手吧！”

祝长帐全身进入一种“火”的境界中，只见他双目暴睁，全身骨骼“格格”的响个不停，从脸上以下的每一寸肌肉都在颤动跳着。

那是类似一头野兽被逼入困境时愤怒的气势。

他果真将自己置于不生则死的心态中。

周颖呢？

他有如“风”，正乘着天地之气御行。

整个心胸充满了清凉，眼目之间大有宗师典范。

风、火、水、地是佛家的“四大”。

一个置身在“火”中力量的人和一个置身在“风”中力量的人，胜败之间在那里？

祝长帐动了，恍如是一团烧天裂地的狂焰，奔势之中挟带着是无比的杀机。

周颖已不能不动。

他忽然感受到周遭的气息有如一座焚场般的灼人。

祝长帐一双铁臂扣下，周颖挫身稍闪。

原本他对自己闪躲的功夫非常的自信，却是这祝长帐的大摔仙十八跌出自于张三丰昔年苦思，将太极拳中动、静妙谛合为一体的绝技。

周颖一着先机已失，便是落入祝长帐的掌中。

祝长帐沉沉一笑，十指正待以内力催吐尽断周颖的气脉，谁知咱们周大公子在穴道被制的情况下全身犹能震发出一波的气机来。

这气机如风，将对面的火焰倒卷。

祝长帐一旦觉得双掌十指气机倒流，不由得一惊脱